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七十九則 箕帚帶入

話說河南登州府霽照縣有民黃士良，娶妻李秀姐，性妒多疑。弟士美，娶妻張月英，性淑知恥。兄弟同居，妯娌輪日打掃，箕帚逐日交割。忽黃士美往莊取苗，及重陽日，李氏在小姨家飲酒，只有士良與弟婦張氏在家。其日輪該張氏掃地，張氏將地掃完，即將箕帚送入伯母房去，意欲明日免得臨期交付。此時士良已外出，絕不曉得。及晚，李氏歸見箕帚在己房內，心上道：今日孀娘掃地，箕帚該在伊房，何故在我房中？想是我男人扯他來奸，故隨手帶入，事後卻忘記拿去。晚來問其夫道：「你今乾什麼事來？可對我說。」夫道：「我未乾什麼事。」

李氏道：「你今奸弟婦，何故瞞我！」士良道：「胡說！你今日酒醉，可是發酒瘋了？」李氏道：「我未酒瘋，只怕你風騷忒甚，明日斷送你這老頭皮，休連累我。」士良心無此事，便罵道：「這潑賤人說出沒付度的話來！討個證見來便罷，若是懸空誣捏，便活活打死你這賤婦！」李氏道：「你乾出無恥事，還要打罵我，我便討個證見與你。今日孀娘掃地，箕帚該在她房，何故在我房中？豈不是你扯她姦淫，故隨手帶入！」士良道：「她送箕帚入我房，那時我在外去，亦不知何時送來，怎以此事證得？你不要說這無恥的話，恐惹旁人取笑。」李氏見夫賠軟，越疑是真，大聲呵罵。士良發起怒性，扯倒亂打，李氏又罵及孀娘身上。張氏聞伯與伯母終夜吵鬧，潛起聽之，乃是罵己與大伯有奸。意欲辯之，想：彼二人方暴怒，必激其廝打。又退入房去，卻自思道：適我開門，伯母已聞，又不辯而退，彼必以我為真有奸，故不敢辯。欲再去說明，她又平素是個多疑妒忌的人，反觸其怒，終身被她臭口。且是我自錯，不該送箕帚在她房去，此疑難洗，污了我名，不如死以明志。遂自縊死。

次日飯熟，張氏未起，推門視之，見縊死樑上。士良計無所措。李氏道：「你說無奸，何怕羞而死？」士良難以與辯，只跑去莊上報弟知，及士美回問妻死之故，哥嫂答以夜中無故彼自縊死。士美不信，赴縣告為生死不明事。陳知縣拘士良來問：「張氏因何縊死？」士良道：「弟婦偶沾心痛之疾，不少苦痛，自忿縊死。」士美道：「小的妻子素無此症，若有此病，怎不叫人醫治？此不足信。」李氏道：「孀孀性急，夫不在家，又不肯叫人醫，只輕生自死。」士美道：「小人妻性不急，此亦不可信。」陳公將士良、李氏夾起，士良不認，李氏受刑不過，乃說出掃地之故，因疑男人扯孀入房，兩人自口角廝打，夜間孀娘縊死，不知何故。士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陳公喝道：「若無姦情，彼不縊死。欺奸弟婦，士良你就該死了。」勒逼招承定罪。

正值包公巡行審重犯之獄，及閱欺奸弟婦這卷，黃士良上訴道：「今年之死該屈了我。人生世上，王侯將相終歸於不免，死何足惜？但受惡名而死，雖死不甘！」包公道：「你經幾番錄了，今日更有何冤？」士良道：「小人本與弟婦無奸，可剖心以示天日，今卒陷如此，使我受污名；弟婦有污節，我弟疑兄、疑妻之心不釋。一獄三冤，何謂無冤？」包公將文卷前後反覆看過，乃審李氏道：「你以箕帚證出夫奸，是你明白了。」

且問你當日掃地，其地都掃完否？」李氏道：「前後都掃完了。」又問道：「其糞箕放在你房，亦有糞草否？」李氏道：「已傾乾淨，並無渣草。」包公又道：「地已掃完，渣草已傾，此是張氏自己以箕帚送入伯母房內，以免來日臨時交付，非干士良扯她去奸也。若是士良扯奸，她未必掃完而後扯，糞箕必有渣草；若已傾渣草而後扯，又不必帶帚入房。此可明其絕無奸矣。其後自縊者，以自己不該送箕帚入伯母房內，啟其疑端，辯不能明，污名難洗，此婦必畏事知恥的人，故自甘一死而明志，非以有奸而慚。李氏陷夫於不赦之罪，誣孀以難明之厚，致叔有不釋之疑，皆由潑婦無良，故逼無辜斃死，合以威逼擬絞；士良該省發。」士美叩頭道：「我兄平日樸實，孀氏素性妒忌，亡妻生平知恥。小的昔日告狀，只疑妻與嫂氏爭忿而死，及推入我兄奸上去，使我蓄疑不決。今老爺此辯極明，真是生城隍。一可解我心之疑，二可雪我兄之冤，三可白亡妻之節，四可正妒婦之罪。願萬代公侯。」李氏道：「當日丈夫不似老爺這樣辯，故我疑有奸。若早些辯明，我亦不與他打罵。老爺既赦我夫之罪，願同赦妾之罪。」士美道：「死者不能復生，亡妻死得明白，我心亦無恨，要她償命何益？」包公道：「論法應死，我豈能生之。」此為妒婦之儆戒。